

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十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亾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曰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朱子論語或問觀夫子所以告微生畝與夫辨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辨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荅如響而略塞自明之意則亦見陽貨之暴而不足告而姑孫辭以荅之

然味其旨則亦喪非義理之正與其心中之實然者則最初亦未嘗詘也

吳可堂曰小人行事君子豈得效之非謂禮尙往來欲其相稱不往不可往拜則墮小人之計故權衡如此

輔漢卿曰聖人之事雖縱橫曲折千條萬緒然喪非義理之當然不自往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不終絕者仁也隨問而荅對而不辯者智也四者一出於誠信也祇此一事而五性具焉夫然後見聖人之全德

胡雲峰曰此一事耳而見聖人之一言一動喪非時中之妙陽貨欲見孔子而遽見之非中也既有饋而

不往拜之非中也不時其亡則中小人之計非中也
不幸遇諸塗而又避之則絕小人之甚非中也理之
直者其辭易至於不遜非中也辭之遜而或有所詘
非中也聖人不徇物而亦不苟異不絕物而亦不苟
同愈離容不迫而愈剛直不詘此其所以爲時中之
妙也

許魯齋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之極閒
暇它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
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
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彭魯岡曰聖人以誠待人何孔子於陽貨必囑亡而
往拜之曰率性應物者誠也明知其爲小人而曲意

以君子待之甘墮術中謂率仁智之性乎不誠甚矣
郝楚望曰謂孔子曰下又有三曰字皆是貨自爲問
荅以斷其事如史記留侯世家張敖語漢高祖云今
陛下能制項籍之成命乎曰未能也能封賢者墓褒
賢者閭乎曰未能也皆張敖語直至漢王輟食吐哺
罵曰豎儒始爲漢王語卽此文恣故後以孔子曰別
之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朱子語類

側錄

性相近是統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

就中摘出懸絕者說

朱子論語或問問所謂氣稟之性者何也曰張子有
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爲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者也若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而言則固指其氣質而言之矣

饒雙峰曰此章程子專以爲氣質之性朱子以爲兼氣質而言兼字尤精蓋謂之相近則是未免有不同

處不可指爲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爲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爲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非專主氣質而言也問如何見得性相近曰如惻隱羞惡人皆有之然有惻隱多於羞惡者亦有羞惡多於惻隱者雖不盡同亦不甚相遠故曰相近

魏莊渠

校

曰攷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對

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性與命對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爲情也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

者但取生字爲義蓋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爲曰習爾
性從生故僭生字爲義程子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
稟受者是也此於六書自屬假僭六書之法假僭一
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爲所稷論語曰性相
近也習相遠也此正與伊尹習與性成家語少成若
天性習慣如自然其義皆同皆假僭字也但取天生
之義者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矣而又曰自誠明謂
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矣而又曰堯舜性
之湯武反之可見二性字元不同夫教而誠反而聖
皆不能盡事乎習習之功至與性之者一夫了言此
非正爲言性而發教人知所修爲而發也故明乎六
書會意假僭之異可以盡疑於孔孟言性異同之際

矣

呂涇野曰夫子此語與子思天命之謂性一般夫子說性元是善者本相近但後加習染便遠矣子思說性元是從命上來者須與離之便不是但子思恐人不識性之來歷故原之於初夫子因人墮於習染故究之於後語意有正反之不同耳

孫夏峰曰此因人以善惡相遠者歸咎於性故爲性分解猶云咎不在性而在習欲人慎習之意所以特從習中拈出近字從遠字生來到底人心喪有不喜善惡惡者亂臣賊子清夜何嘗不媿悔卽此便是相近

魏庸齋曰先儒謂此性爲指氣質之性而言愚謂天

命之性本一也安得又有氣質之性但氣質所以承
受此性者也性所以主宰氣質者也性離氣質安頓
何處此性一落氣質之內豈盡稍偏然究其最初之
理原自相近猶孟子所云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
近也者幾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
隱之心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
人不屑也夫以今人行道之人乞人無不皆然相近
了了矣祇要慎所習耳故下節緊說唯上智與下愚
不移上智下愚有幾人哉其餘皆可移也

雷翠庭

鉉

曰孔子性相近之言實萬世言性之宗旨

孟子性善之言正相近之實際相近者善之相近也
以萬物爲一體者堯舜之仁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

而怵惕惻隱可謂不與堯舜之仁相近乎故曰性善也擴而充之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必待擴充之力者氣質有不同也孟子言性善與孔子無二旨也

潘彥輔曰性相近卽是性善特理墮於氣質而善有淺深厚薄之不同雖有此不同而同於善故曰相近孔子孟子之言性豈有異哉

方植之曰孔子所謂相近是言氣質之性說相近須是有兩般天之所命祇是一般朱子解此直是精微譬如金重於羽一鈞金之偶少則不勝一輿羽之重而金之性重羽之性輕不改也推之焦土使枯激水在山鬱火使滅而流涇就燥發生之性不改也夫性善亦若是而已矣孟子所稱蓋如此若夫中人可上

可下此則視其所稟所習之分數稟氣有偏先天也
習則後起也苟未至於甚則皆可移孔子此說較孟
子爲周徧而要非謂性之本體有不善與孟子之言
有殊孟子特舉其最初者以立教亦非於孔子之言
有背但未及詳說耳孔子曰有教無類中庸修道之
謂教所以教者教此氣稟之偏不至於下愚與移於
習者耳使其性非本善亦何可教孟子所謂性善亦
謂人皆可與爲善而慎毋棄而不教及自暴自棄焉
耳而豈謂滿街皆是性善之聖人不待教乎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朱子論語或問問上知下愚之品不同如此則可謂
相近邪曰其品固相絕矣然其稟生之初則亦未嘗

陽貨第十一
六
慶桂
不相近也但就其相近之中又自有遠近之殊而此
爲甚遠爾曰其不移也則終不以習而有所變邪曰
其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習於惡而日流乎污下者
固皆亦有之但善者不習於惡而失其善惡者不習
於善而失其惡曰然則終不可移也邪曰以聖人
之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
言攷之則曰以其不可移而後不可移曰蓋聖人之
言本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可
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人責其不可移也而徐究其
本焉則以其稟賦甚異而不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
而不可移也

朱子語類

木之錄

問集注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

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喪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自
有不移之人如堯舜之不可爲桀紂桀紂之不可使
爲堯舜夫子說者祇如此伊川又推其說須知其異
而不害其爲同

汪雙池曰此獨以氣質言也上知者明通之至則義
理昭著習自不得而染之下愚者蔽塞之至則性中
繼善之本然亦喪處得發見故自開啟不來顧自暴
者雖言非禮義亦知此爲禮此爲義自棄者雖不能
居仁由義亦知仁義是好事此便是其性中善處雖
下愚不移究喪害於孟子之言性善也但虎狼父子
蠶蟻君臣禽獸中且有此理著見處而人至下愚則
其蔽塞之至已與禽獸不遠此譬如耳目聰明本人

之常然亦有生而聾瞽者乃天地之姦氣非生人之
常理也夫子此章雖言不移而意實在能移意謂除
此上知下愚或者移之不動然天下何能多得上知
亦豈盡出下愚是天下之人究皆相近而習皆能移
益見習之不可不慎而斷不可諉之成性矣非言性
亦有惡者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
刀子游對曰偕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苟言戲
之耳

黃勉齋曰弦歌弦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絲聲皆堂
上之樂也教以弦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人習於和

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
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
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撓乎下矣小人在下
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撓乎下下順乎上安有
不治者乎

熊勿軒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爲重
一以道化爲先皆見其知本

汪雙池曰道無不包禮樂亦無所不在道爲事物體
統如在人之子臣弟友在身之貌言視聽是其大綱
處而禮樂則緯貫於倫事之中至細至微以經綸天
下之大經而維持涵養之以底於肫肫之地者故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盡乎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是故